

基于数据库的《广雅疏证》与《广雅疏义》比较研究

丁喜霞

(河南大学 文学院、语言科学与语言规划研究所,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王念孙的《广雅疏证》和钱大昭的《广雅疏义》(合称“二疏”)均集疏义与校勘于一书,是清代《广雅》注释与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对清代训诂学成就具有总结性意义。“二疏”体例不尽相同,补正脱文讹字各有详略,训释字义则十同八九。论搜辑之博,疏解之精,二者难分轩輊。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学界对《疏义》的研究严重不足,对其内容和价值更是缺乏客观的认识。在全面把握“二疏”研究现状的基础上,通过讨论“二疏”比较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尝试建立关系数据库,全面、客观地展示“二疏”在撰著体例、词义训释、文字校勘、佚文辑释等方面的异同,通过开展多层面的专题比较研究,以改变学界长期形成的重《疏证》轻《疏义》的研究现状和弥补二者各自研究的不足;同时,复原清代《广雅》注疏的真实样态和整体面貌,纠正《疏证》价值远高于《疏义》的认识偏误,为客观评价《疏义》和《疏证》的学术地位提供可靠的材料依据,也为人文学术研究的数字化建设提供借鉴。

关键词:关系数据库;《广雅疏证》;《广雅疏义》;雅学

中图分类号: H1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242(2018)02-0136-10

收稿日期: 2017-12-2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乾嘉时期游幕学者的生存境域与学术生态研究”(16BZS06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丁喜霞(1966—),女,河南荥阳人,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大学语言科学与语言规划研究所教授,文学博士。

王念孙的《广雅疏证》(简称《疏证》)和钱大昭的《广雅疏义》(简称《疏义》)均是清代注释与研究《广雅》的集大成之作,^①对清代训诂学成就具有总结性意义。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学界对《疏证》的研究兴趣和评价都远高于《疏义》,对《疏义》缺少应有的关注和研究,如,《疏义》对《广雅》的校勘和词义解释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与《疏证》相比,《疏义》在释义范围、释义方式、释义的佐证、释义体例、文字校勘等方面有何特点,在训诂学史上的地位如何,类似这样的基本问题至今仍未获得让人满意的答案。笔者在把握《疏证》和《疏义》(简称“二疏”)研究现状及研究趋势的基础上,尝试通过建立“二疏”关系数据库,对“二疏”进行比较研究,以求能够回答上述问题,进而对“二疏”的研究价值和学术地位进行重新思考与评估。同时,也希望能够为传统语文学的数据库建设和人文学术研究的数字化探索有效途径。

一、“二疏”的研究现状

《疏证》的研究已出版多部专著,发表论文近 200 篇,研究范围广,成就突出。研究《疏证》的专著,如,徐兴海《〈广雅疏证〉研究》^②,探讨了《疏证》的勘误类型、校讎内容、训诂方法与成就;胡继明《〈广雅疏证〉同源词研究》^③,较全面探讨了《疏证》同源词的语音、词义关系类型,以及音义结合规律;

① 据桂馥《广雅疏义序》,清代乾嘉时期,为《广雅》作注的有三家:卢文弨《广雅释天以下注》2 卷;王念孙《广雅疏证》10 卷;钱大昭《广雅疏义》20 卷。日本“静嘉堂文库”藏清抄本《广雅疏义》,第 1 页。据《书目答问》“王念孙《广雅疏证》10 卷”条下注:“钱大昭亦著《广雅疏证》,凡 20 卷,未刊,有传抄本,一名《广雅疏义》。”(张之洞撰,范希曾补正:《书目答问补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第 65 页。)

② 徐兴海:《〈广雅疏证〉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年。

③ 胡继明:《〈广雅疏证〉同源词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2 年。

盛林《〈广雅疏证〉中的语义学研究》^①，从义素、形音义的关系、语义运动和语义系统等方面讨论了《疏证》中的语义学问题；张其昀《〈广雅疏证〉导读》^②，从证义和校勘两方面对《疏证》作了阐释。研究论文既有对《疏证》进行总体评价和综合的研究，也有分别从文献学和训诂学的角度对《疏证》进行的考察。对《疏证》进行综合研究的论文，如，周祖谟《读〈广雅疏证〉简论》、殷孟伦《王念孙父子〈广雅疏证〉在汉语研究史上的地位》等，主要从文字校订、释义方法、词源、体例等角度探讨《疏证》的价值与贡献，同时也客观地指出其存在的问题。^③从文献学角度的研究，主要包括对《疏证》版本及成书年代的考证、对王氏校勘成就的总结、对《疏证》的校勘补正和索引的编撰四个方面。其中，蒋礼鸿《〈广雅疏证〉补义》、刘凯鸣《〈广雅疏证〉辨补》、张其昀《〈广雅疏证〉校勘记》、赵海宝《〈广雅疏证〉研究——以〈经义述闻〉、〈读书杂志〉等的比较研究为中心》等文章，对《疏证》的脱文、释义、讹误进行了补证；^④索引则有戴山青主编的《〈广雅疏证〉索引》、中国训诂学研究会编的《〈广雅疏证〉引书索引》等。从训诂学角度进行研究的文章，主要是申明《疏证》的训诂思想和贡献，讨论《疏证》因声求义和引申等训诂方法的成就与不足，考察《疏证》训诂术语的内涵与应用、分析《疏证》的名物命名和词义关系等。^⑤此外，美籍华人梅祖麟在2001年香港语言学学术年会上的报告《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指出王念孙《疏证》的同源词研究缺少论证，有滥言声转之弊，在国内引起了不少争论。香港学者陈雄根《从〈广雅疏证〉看王念孙的声转理论及其学说》《王念孙连语理论探赜》《〈广雅疏证〉“之言”声训研究》等系列文章，从《疏证》的训诂方法出发，探讨了王念孙的训诂理论。^⑥

《疏义》的研究现状与《疏证》研究的繁荣相比显得十分“沉寂”，一些常见的学术史著作均未提及，更遑论专门著述。目前，所见研究论文仅有四篇，即日本学者冈井慎吾的《关于〈广雅疏义〉》依据日本静嘉堂丛书影印之《疏义》，举例说明其逐字为训、忠实于旧本的特点及其辑佚价值；^⑦张雪《钱大昭生平及〈广雅疏义〉成书小考》对钱大昭的生平事迹和撰述《疏义》的情况作了初步考察；^⑧丁喜霞《未刊稿抄本〈广雅疏义〉成书与流存考略》据相关史籍与钱氏师友的记述，考察了《疏义》成书、著录、传本源流及现存状况；^⑨刘扬《〈广雅疏义〉钱大昭案语研究》，在分析钱氏案语的内容和形式特点的基础上，选取《释诂》《释言》《释训》三篇涉及钱氏案语与《疏证》对应

的条目，从体例和词义训释方面进行了初步的对比分析。^⑩另有个别考证钱大昭著述的论文，涉及《疏义》的撰著与流布情况。^⑪

综观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二疏”的研究，基本上是将《疏证》和《疏义》分治，重《疏证》而轻《疏义》，鲜有将“二疏”置于清代广雅学和训诂学史研究的视域进行整体考察和比较研究的。已有研究仍未摆脱传统小学的范式，主要依靠研究者的学术兴趣进行个案研究或专题研究，对语料的收集处理主要依靠手工操作，其研究结果难免带有不同程度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近年来，虽然计算机和数据库技术等新的研究方法渐受关注，对《疏证》文本的计算机处理，利用数据库查询系统对其同义词和同源字所做的研究，^⑫为应用XML^⑬技术处理该类文本积累了经验。但是，关于《疏证》和《疏义》关系数据库的建设，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二疏”进行的比较研究，仍付阙如。笔者希望通过对“二疏”进行基于数据库的比较研究，能够突显“二疏”各自的优长与不足，为客观评

- ① 盛林：《〈广雅疏证〉中的语义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 ② 张其昀：《〈广雅疏证〉导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 ③ 周祖谟：《读〈广雅疏证〉简论》，《兰州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殷孟伦：《王念孙父子〈广雅疏证〉在汉语研究史上的地位》，《东岳论丛》，1980年第2期。
- ④ 蒋礼鸿：《〈广雅疏证〉补义》（上、中、下），《文献》，1980年第1、2、4期；刘凯鸣：《〈广雅疏证〉辨补》，《文献》，1986年第1期；张其昀：《〈广雅疏证〉校勘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0年第1期；赵海宝：《〈广雅疏证〉研究——以〈经义述闻〉、〈读书杂志〉等的比较研究为中心》，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
- ⑤ 李福言：《近三十年〈广雅疏证〉研究述论》，《湖北文理学院学报》，2013年第9期。
- ⑥ 单周尧：《香港的汉语汉字研究》，《语言文字应用》，1997年第2期。
- ⑦ 冈井慎吾著，江庆柏译：《关于〈广雅疏义〉》，《文教资料》，1986年第1期。
- ⑧ 张雪：《钱大昭生平及〈广雅疏义〉成书小考》，《文教资料》，2012年8月号中旬刊。
- ⑨ 丁喜霞：《未刊稿抄本〈广雅疏义〉成书与流存考略》，《中国典籍与文化》，2014年第4期。
- ⑩ 刘扬：《〈广雅疏义〉钱大昭案语研究》，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 ⑪ 顾吉辰：《钱大昕钱大昭著作考》，顾吉辰主编：《钱大昕研究》，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顾围：《钱大昭著作考》，《文教资料》，2008年10月号上旬刊；刘仁霞：《钱大昭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 ⑫ 孙德平：《〈广雅疏证〉的计算机处理及同义词研究》，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甘勇：《清人小学注疏五种词源研究语料库建设及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 ⑬ XML，即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可扩展标记语言，对各种复杂文档可以进行处理的标记语言。

价“二疏”的研究价值和学术地位提供可靠的材料。

二、“二疏”比较研究的必要性

(一)进行“二疏”比较研究的必要性

目前,学术界之所以存在重《疏证》轻《疏义》的研究局面,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其一,《疏义》流传不广,获读不易。《疏义》成书(约1793)虽早于《疏证》(1796),但因钱大昭身无功名,常年以游幕助学,^①其家世和社会地位远不及王念孙。另外,《疏义》又始终未曾刊刻,仅以抄本流传,^②传布不广,除桂馥序和少数师友文中有所提及之外,亦无专文评述,之后稿本又流入日本,直到1940年才作为日本“静嘉堂丛书”之一影印行世,能见到该书实属不易,所以少有对其内容进行深入研究者;而《疏证》在成书后很快就有了家刻本,流传渐广,且“时值乾嘉鼎盛,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之学如日丽天。研习诂训者,几无不奉王氏为圭臬”^③,加之俞樾、王士廉、王树枏、刘岳云、陈邦福等诸多学人,在《疏证》刊刻之后又不断拾遗补阙,解释疑义,遂使《疏证》卓然秀出,影响日盛,研究者日众。

其二,对“二疏”的认识存有偏误。自清末以来,常有学者认为《疏证》成就远高于《疏义》。如,清赵之谦《国朝汉学师承续记》曾就所获《疏义》残帙五卷与《疏证》参伍校读,虽言及《疏义》考订《疏证》阙疑之“少原、渚毗、幽都”等数十词条足可与《疏证》互资辨证,但总体上认为《疏义》“征引繁富相埒,若创通大义,考索幽隐,诚有不如《疏证》之精”^④，“钱氏重在搜求佐证,引据详赡而发明较少;王念孙则肆力于校订和疏通古训,援引该洽而精约简取,触类旁通,而能深造有得,所以成就远在钱氏之上”^⑤。此后,一些语言文学著作基本上都持此论。“因此,很自然地听人说《疏义》并没有大的价值。现在《疏义》在手,再重新估价被光彩夺目的《疏证》弄得眼花缭乱的人们的评价,唯有苦笑而已。”^⑥

《疏义》是钱大昭的殚精竭虑之作,集疏义与校勘于一书,不仅着重疏解字义,广搜典籍传注,博采时贤(卢文昭、钱大昕、孙志祖、桂馥、戴震、毕沅、惠栋等)之说,以证明训诂依据,而且注重各本文字讹脱之校订。《疏义》“按其原释各条,遍征群书文注。可以证明原释之义者,分疏诸字于各条之下;其字有讹者,则据各本考订,随文举正;其文有脱者,则据诸书征引,补列其字于各条之末……以《疏证》校是编……彼此体例,各有不同;至所疏诸字之义,则十同八九;所补正脱文讹字,则互有详略。论其搜辑之博,疏解之精,是编之与《疏证》,正可并驾齐驱,未能

有所轩轾”^⑦,桂馥作序“叹其精审,当与邵先生《尔雅正义》并传”^⑧,当不为虚言。

结合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和笔者对《疏义》的初步研究,从校勘和疏释《广雅》的角度来看,《疏义》的撰写体例和释义体例比《疏证》更为科学,《疏义》忠实于《广雅》旧本,逐字为训,比《疏证》释词更全面,不少字词的释义和校正也比《疏证》更精确。如,《释言》“酌,漱也”条下校曰“酌当为酌”,并以《说文》《玉篇》《广韵》、颜师古注等为证;《释官》“究,窟也”条下说“究疑当作究”,并引《玉篇》为证。凡此,既指出了原书文字之讹误,又解决了《疏证》未释之词义,可谓“极训诂之能事”^⑨。有些学者在未对《疏义》进行全面、深入、具体研究的情况下,仅凭对个别词条的主观感受,或者对前人所论不加详辨,就认为《疏义》仅以引证宏富见长,释义不足与《疏证》较短长,甚至认为《疏义》不具研究价值,实有失公允。

公正客观的评价需要建立在全面了解事实真相的基础之上。要想做到对《疏证》《疏义》的正确评价,必须对二者的体例和内容进行具体、深入的研究,对二者的特点与缺点应有全面的认识和把握。基于“二疏”的研究现状,我们不仅要要对《疏义》进行细致、深入的研究,更要对《疏义》和《疏证》进行系统而全面的比较研究。因为,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在对

① 1775年,钱大昕督学广东,钱大昭与王鸣韶同往,佐校。1793年,钱大昭入阮元山东学政幕,校士;1795年,入阮元浙江学政幕,校士;1798年至1799年,客浙江布政使谢启昆幕,与胡虔、袁钧等助纂《小学考》《史籍考》。1801年,钱大昭应长兴知县邢澍之聘,与钱大昕共同编纂《长兴县志》(尚小明:《清代士人游幕表》,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16页)。

② 由阳海清编撰的《中国丛书广录》著录钱大昭撰《可庐著述十种》,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得自怡斋刻本,其中包括《广雅疏义》,并加按语“是编系先刊序例,后刊全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4页。按:钱氏本欲先刊序例,后刊全部著述,但因乏斧资,实未能实现这一预定目标。阳氏所云不知何据。再者,《可庐著述十种叙例》也不可能刊于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因为其中所收《广雅疏义》之桂馥序作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七月,《三国志辨疑》钱氏自序作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六月。见国家图书馆编:《国家图书馆藏古籍题跋丛刊》第4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第325—460页。

③ 徐复:《广雅诂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6页。

④ 江藩纂,漆永祥笺释:《汉学师承记笺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893页。

⑤ 王念孙著,钟宇讯点校:《广雅疏证》之“点校前言”,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⑥ 冈井慎吾著,江庆柏译:《关于〈广雅疏义〉》,《文教资料》,1986年第1期。

⑦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广雅疏义”条,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030页。

⑧ 桂馥:《广雅疏义序》,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清钞本,第1页。

⑨ 徐复:《广雅诂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6页。

比中更能突显研究对象的特点和价值。只有对《疏义》和《疏证》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比较研究,才能使“二疏”的整体面貌和各自的优长与缺漏得以清晰展现,才能突显“二疏”对《广雅》研究和清代训诂学研究所具有的学术价值。

(二)运用数据库技术的必要性

利用计算机和数据库技术进行文献学、训诂学和汉语史研究,是人文学科学术研究的发展趋势,也是当代研究者应当具有的意识 and 技能。“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乾嘉时代有朴学,上个世纪有科学,21世纪有数字化。作为新时代的学者,应该有朴学的根底、科学的精神、数字化的研究手段。”“设计科学、结构合理的汉语史学科基本典籍数据库,能够根据需要迅速准确地提供各种重要数据,不仅可以服务于数字化的汉语史研究,还可以延伸为传统案头学术研究的高效的检索工具。”^①随着计算机和网络的普遍应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应用计算机技术进行人文学术研究,并且在古籍语料库和全文检索系统建设的基础上,又引入了关系数据库等,为文献语料的精细分析加工、人文学科专家知识数据库的开发利用提供了可能。“关系数据库的优点是长于管理,可以把所有信息组织成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几乎可以进行任何统计,观察起来也很方便。”^②十多年来,数据库、语料库已经在诸多领域得到运用,显示出数据库技术在人文学术研究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随着数字化研究手段和XML技术的逐渐成熟,利用数据库技术进行文献学、训诂学和汉语史研究,将成为人文学术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三、“二疏”比较研究的可行性

(一)“二疏”的可比性

清代学术史以“朴学”的复兴和发展为特征,经过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等人的努力,通训诂、务考据的学风在乾嘉时代趋于鼎盛。《疏义》与《疏证》就是结撰于此时的两部对训诂学成就具有总结意义的巨著。“二疏”都是作者殚精竭虑之作,内容博大精深,对于全面把握清代小学成就和学术史研究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而且二者在作者的学术背景、写作背景、撰著旨趣、主要内容、释义、校勘等多个层面既有共性,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极具可比性。

钱大昭得其兄长钱大昕的指授,博通经史,“工于小学,更善考据”^③,曾参加校录《四库全书》,助谢启昆编纂《小学考》和《史籍考》,《疏义》更是其尽30年之力之作;王念孙是乾嘉学派的杰出代表,《疏证》也是其尽10年之功之代表作。“二疏”成书时间相

近,《疏义》约成书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疏证》成书于嘉庆元年(1796),二者撰述社会背景相同;“二疏”的旨趣和主要内容均相同,都是对《广雅》《博雅音》的讹误错乱进行校正、探求原书字词义训的凭据。此外,“二疏”在撰写体例、释义内容、释词范围、释义方法、引证、校勘等多个层面又各具特色,互有短长。二者相较,《疏义》着重疏解文字,引据丰富,于《广雅》原文逐字解说,训释较详尽;《疏证》重在“就古音以求古义”,以声音通训诂,对《广雅》中的某些字释之甚详,而对另一些字则不予提及;就释义而言,《疏证》时有断章取义、解说牵强之处,《疏义》亦常见独到、精审之解。这就要求我们依据“二疏”的文献材料,对其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比较研究,以全面把握二者的真实样态和整体面貌。

(二)开展基于数据库的“二疏”比较研究的可行性

学界已出版了《疏证》的点校本、排印本、相关索引和《疏义》的影印本、点校本,尤其是徐复先生主编的《广雅诂林》,搜集了《疏义》《疏证》及其他《广雅》释义研究成果,依《疏证》分卷、分条排列,对全文加注了点句,并查核原书对引文进行了补正,“可以说将清代至现在对《广雅》之释义研究最重要的成果都收集进来了,提供了一个将《广雅疏证》与其它各家之研究进行比较研究的基本资料”^④,也为“二疏”比较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学界关于《疏证》文献学和训诂学等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丰硕成果,而且相关研究仍在不断深入。近年来,钱大昭本人及其《疏义》也进入了学者的研究视野,并取得了初步成果,对《疏义》的基本内容和价值有所认识。这些研究成果为进一步开展“二疏”的比较研究打下了基础。

目前,古籍语料库建设已取得显著成绩,相应的检索系统的建立在理论上和技术上已基本成熟,学界已经开展的计算机辅助汉语史研究的成功经验,^⑤为“二

- ① 尉迟治平:《汉语信息处理和计算机辅助汉语史研究》,《语言研究》,2004年第3期。
- ② 陈海波:《关于数据库在古汉语研究中的应用》,《古汉语研究》,2000年第3期。
- ③ 王鸣韶:《答大理述庵兄书》,《湖海文传》卷4,道光十七年(1837)经训堂刻本,第7页。
- ④ 徐兴海:《〈广雅疏证〉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87页。
- ⑤ 如,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的《中国基本古籍库》,上海师范大学的“古代音韵和现代方言读音数据库”、《全宋词》检索系统,深圳大学的“《广韵》《龙龕手鑑》和《集韵》电子检索系统”,陕西师范大学的“汉籍全文检索系统”,湖北大学的“《诗经》语言分析全息系统”,华中理工大学的“反切系联整理系统”和“诗文用韵系统整理程序”,北京师范大学的“《说文解字》计算机研究系统”等。

疏”关系数据库的建设及其比较研究提供了技术支持,尤其是孙德平《〈广雅疏证〉的计算机处理及同义词研究》,甘勇《〈广雅疏证〉的数字化处理及其同源字研究》《清人小学注疏五种词源研究语料库建设及研究》,^①均采用“超大字符输入法”对《疏证》进行电子文本的计算机处理,利用 XML 技术分析、提取《疏证》的语言知识;利用 Access 建立《疏证》一般词语数据库;利用 Delphi6 建立查询系统,并对其中的同义词、同源字进行研究,为“二疏”关系数据库的建立和二者的比较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四、“二疏”比较研究的思路与内容

(一)“二疏”比较研究的基本思路

基于数据库的“二疏”比较研究的基本思路是:以发掘、整理清代《广雅》注释文献材料、重新审视和评价“二疏”在《广雅》研究和训诂学史研究上的价值为指导思想,从有利于进一步研究出发,揭示“二疏”在撰述体例、释词范围、释义方法、文本校勘等多个层面体现出的共性与个性,在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疏义》与《疏证》的文本材料为依据,建立“二疏”关系数据库,并以此为基础比较二者对《广雅》的校勘、辑佚,以及词义训释范围、内容、方法等方面的异同,全面把握“二疏”的真实样态和整体面貌,揭示二者的学术价值。

首先,运用传统文献学标点、校勘等基本方法,对以抄本流传的《疏义》和以句读形式流传的不同版本的《疏证》作出必要的校勘和新式标点,整理出符合原书真实面貌的“二疏”文本,为计算机处理和进一步研究打下坚实基础。关于“二疏”的版本依据,《疏证》以钟宇讯点校本为底本,^②同时,参考陈雄根新式标点本^③和徐复《广雅诂林》所录;《疏义》是以日本“静嘉堂丛书”影印之清抄本为底本,并参以黄建中、李发舜点校本、刘永华校注本^④和《广雅诂林》所录。

其次,依据经过校勘和标点的“二疏”文本,用手工录入辅以扫描后进行校录的方法生成可靠的、纯文本格式的繁体字的电子文本。纯文本格式的电子文本便于编写程序进行计算机处理,便于进行 XML 标注,便于转换成全文检索数据库和关系数据库。《广雅》和“二疏”包含大量异体字、古今字、通假字、冷僻字、讹俗字,采用繁体字在计算机上重现,可以避免丢失学术信息。繁难、冷僻汉字的录入历来是电子文本处理的瓶颈,采用“海峰五笔 98 版”和“超大字符输入法”相结合的方法,基本可以解决计算机汉字输出的难题。

再次,建立“二疏”关系数据库。“二疏”关系数据

库建设是“二疏”比较研究的重要基础,也是一项极富挑战性的开拓工作。依据经过处理的纯文本格式的、繁体字的“二疏”电子文本,以《广雅》原文为基础,将《疏义》与《疏证》进行对比,把《广雅》每一词条中的每个词作为一条记录,利用 XML 技术进行属性提取与标注,采用程序编制和手工制作相结合的方式,将“二疏”的书名、作者、卷次、词条序号、释词、被释词、词义解释、案语、音注、引书,以及引证内容、文字校正内容、相关评价、页码等分别设立字段,建立“二疏”关系数据库和查询系统,以保证数据的完整性。为了便于进行数据处理,字段的设立可以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随时进行标注和增加。数据库的属性标注是一项繁重的工作,其类别和等级直接关系到数据库功能的大小。为了保证属性标注的科学性和有效性,首先要求对电子文本进行基本的文献学属性的标注,其次根据研究目标的需要,进行相关语言学属性的标注,最后将它们装入“二疏”关系数据库。

(二)“二疏”比较研究的主要内容

在建立“二疏”关系数据库的基础上,对《疏义》和《疏证》在撰著体例、词义训释、校勘、辑佚等方面的异同进行专题比较研究,可以直观地呈现二者的优长与不足,全面地把握“二疏”的真实面貌和精要之处,为客观评价“二疏”的研究价值和学术地位,推动《广雅》注疏研究和清代学术史研究提供数据支持。

“二疏”同为对《广雅》字词进行训释的注疏类著作,撰著体例和词义训释多有相同之处。比如,二者都是依据《广雅》原有的篇目和词条顺序,先列词条,然后对词条内的被释词进行词义训释,并以案语的形式对《广雅》传本的文字讹误进行校勘,对《广雅》佚文进行辑录,对相关字词进行考释。但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又明显地表现出不同的特点。限于篇幅,兹择其要者略述如下。

1. 卷次篇目的比较。《广雅》全书 19 篇,分为 10 卷,“二疏”为之字词作训释,故篇名、词目及顺序都与《广雅》相同。但“二疏”考释词义多有引证与校勘,字数繁重,故《疏义》分作 20 卷,《疏证》分为 10

① 孙德平:《〈广雅疏证〉的计算机处理及同义词研究》,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 年;甘勇:《〈广雅疏证〉的数字化处理及其同源字研究》,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年;甘勇:《清人小学注疏五种词源研究语料库建设及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年。

② 钟宇讯点校:《广雅疏证》,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底本是嘉庆年间王氏家刻本的影印本。

③ 陈雄根点校:《广雅疏证》,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8 年。

④ 黄建中、李发舜点校:《广雅疏证》,北京:中华书局,2016 年;刘永华:《〈广雅疏证〉校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年。

卷,各卷又分为上下两部分,《疏证》与《疏义》卷数虽异而分量相当。

表1 《广雅》及“二疏”的卷次、篇目

《广雅》篇次	《广雅》卷次	《疏义》卷次	《疏证》卷次
释诂	卷一	卷一、卷二	卷一上、卷一下
	卷二	卷三、卷四	卷二上、卷二下
	卷三	卷五、卷六	卷三上、卷三下
	卷四	卷七、卷八	卷四上、卷四下
释言	卷五	卷九	卷五上
		卷十	卷五下
释训	卷六	卷十一	卷六上
		卷十二	
释亲	卷六	卷十二	卷六下
释官	卷七	卷十三	卷七上
释器	卷七	卷十三、卷十四	卷七下
		卷十五、卷十六	卷八上
释乐	卷八	卷十六	卷八下
释天	卷九	卷十七	卷九上
释地	卷九	卷十八	卷九下
释丘	卷九	卷十八	卷九下
释山	卷九	卷十八	卷九下
释水	卷九	卷十八	卷九下
释草	卷十	卷十九	卷十上
释木	卷十	卷十九	卷十上
释虫	卷十	卷二十	卷十下
释鱼	卷十	卷二十	卷十下
释鸟	卷十	卷二十	卷十下
释兽	卷十	卷二十	卷十下
释鬻	卷十	卷二十	卷十下

2. 注音位置的比较

曹宪《博雅音》原本独立于《广雅》而单行,到明代附于《广雅》正文中,随文注音。《疏义》遵循明本旧例,随正文词条顺序将曹宪注音置于相应字词之下,便于辨识字音,但在传抄过程中容易窜入正文而致误;《疏证》则将曹宪注音与正文剥离,依篇目顺序分卷附于书后,可以有效避免与正文发生混乱,但不便查阅。

如,《释诂》第五条“假,至也”,《疏义》作:假、格音。及、軫、苦礼反。碍、五害反,又刈音。括、致、悃、揆、渺履反。距、巨音。撼、就夙反,又子六反,又似育反。会、抵、多礼反。薄、察、往、荐、周、望、腆、繫,于兮反。至也。

《疏证》作:假、及、軫、艾、碍、括、致、悃、揆、距、撼、会、抵、薄、察、往、荐、周、望、腆、繫,至也。

后附音释:假格、軫苦礼、艾五害反,又刈、揆渺履反、距巨、撼就夙反,又子六反,又似育、抵多礼反、繫于兮反。

3. 篇名训释的比较

《疏义》在每一篇篇首必先解释篇名,或阐明篇目命名之由,或概括本篇内容,或指出该篇收词标准,或说明该篇收词之排列顺序,不一而足;《疏证》则无此内容,而是直接对词目进行训释。

如,列为第一篇的《释诂》篇首,《疏义》以大段文字说明《广雅》之篇目安排及《释诂》篇之命名缘由,揭示《尔雅》与《广雅》的关系,并引证古籍阐释“释诂”之义,解释《释诂》列为第一篇之由及《疏义》一书的卷次安排。

《广雅》是此书总名,《释诂》为第一篇别目。

自此以后十八篇,各分为科段矣。《周礼·大行人》:“谕书名,听声音,则属瞽史”“谕言语,协辞命,则属象胥。”乐正授教,司成论说,非是则不能通也。是即诂训之学。诂者,古也。先王之世,在官有学古之吏,在朝有道古之儒,百官得其叙,万事得其宜。及周之衰,淫文破典。赖有孔子雅言正之,而其道复著。《尔雅》小(当作“一”)书,所以通诂训之指归,凡十有九篇。张氏广而成之,篇目悉依其旧。释者,解也。许慎《说文解字》云:“诂,训故言也。”“古,故也。从十、口,识前言者也。”诂,通作“故”。《汉书·艺文志》:《书》有大、小夏侯《解故》,《诗》有《鲁故》《韩故》《齐后氏故》《孙氏故》《毛诗故训传》。陆德明《诗释文》云:“诂、故,皆是古义,所以两行。然前儒多作诂解,而章句有故言,郭注《尔雅》则作‘释诂’,樊光、孙炎等皆为‘释故’。”今张博士亦作“释诂”,与郭本《尔雅》同也。第者,审谛也。一者,数之始也。既谛定篇次,以《释诂》居首,故曰“释诂第一”也。博士《释诂》本是一篇,后人分为四卷。今作《疏义》,又析为八卷。以其卷帙太繁重故也。

又如,《释水》篇首,先释篇名,引证文献训释“水”的各种义项,既而说明该篇主要内容及词目之顺序安排。

《洪范》:“五行,一曰水”,“水曰润下。”《管子·水地》篇:“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

者也,故曰水具材也。”“夫水淖弱以清,而好洒人之恶,仁也;视之黑而白,精也;量之不可[使]概,至满而止,正也;唯无不流,至平而止,义也;人皆赴高,己独赴下,卑也。”《淮南·原道训》:“夫水所以成其至德于天下者,以其淖弱润滑也。”《释名》:“水,准也,准平物也。”《说文》:“水,准也,北方之行。象众水并流,中有微阳之气也。”《白虎通义》云:“水位在北方者,阴气在黄泉之下,任养万物。水之[为]言准也,养物平均有准则也。”《太平御览》引《春秋元命苞》云:“水之为言演也,阴化淖濡,流施潜行也。”《文选注》引《玄中记》云:“天下之多者水焉,浮天载地。”此篇所释,先言源泉,水所自也。次言州渚,民所居也。自川渎以及坑渊,无不备焉。舟楫之利,以济不通,故舟亦附见之。

4. 释词范围的比较

《疏义》在每一词条之下,必先对《广雅》原词条之释词进行训释,然后再对被释词逐一进行训释,即使对一些暂时不能得其确诂之词,也会列出词目,注明“未闻”或“未详”,绝无遗漏。《疏证》则只训释被释词,而且是有选择地训释其中一部分被释词。

如,《释诂》第一条:“古、昔、先、创、方、作、造、朔、萌、芽、本、根、𦵏、𦵏、𦵏、昌、孟、鼻、业,始也。”《疏义》首先对释词“始”进行训释,然后对该条 19 个被释词均引出书证予以训释;《疏证》则只训释被释词中的“方”“作”“造”“朔”“萌”“芽”“𦵏”“𦵏”“𦵏”“昌”“鼻”“业”,对“古”“昔”“先”“创”“本”“根”“孟”和释词“始”不予训释。又如,“聆、听、自、言、仍,从也”条,《疏义》逐一训释了包括释词“从”在内的 6 个字;《疏证》只训释了其中的“聆”“仍”和补入的“循”字。再如,《释诂》“端、直、𦵏、危、质、敌、公、方、闲、谏、刑、政、贞、干、集、殷、矢,正也”条,《疏义》逐一训释了包括释词“正”在内的 18 个字,“集”字暂时无解,则注明“集,未闻”。《疏证》只训释了其中的“𦵏”“危”“质”“敌”“谏”“刑”“贞”“干”“集”“殷”“矢”11 个字,其余 7 个字则不予训释。

5. 训释方式的比较

对每一词条内的被释词进行训释时,“二疏”常采用逐词分训的方式,有时也会将多个出处相同、音义相近的被释词合并训释。总体上说,《疏义》以逐词分训为主,采用多词并释的释词少于《疏证》。

如,《释诂》第一条“古,始也”,《疏义》对被释词“萌”与“芽”合并训释“𦵏”与“𦵏”合并训释;《疏证》则将“𦵏”与“萌”“芽”合并训释“𦵏”与“𦵏”合并训释,对其他被释词则是逐词分训。同时,《疏义》所释

词多于《疏证》。又如,“乾,君也”条,《疏义》分别对“伯”“子”“男”和“卿”“大夫”合并训释,《疏证》则将“伯”“子”“男”“卿”“大夫”一起合并训释。再如,《释诂》“道,大也”条,《疏义》对“道”“天”“地”“王”合并训释,《疏证》则对“道”“天”“地”“王”“皇”合并训释。《释诂》“爰、暖、愠,愁也”条,《疏义》和《疏证》都将“爰”与“暖”合并疏解。

6. 引证材料的比较

引证故训和文史典籍是词义训释常用的方法之一,“二疏”都广泛地运用了这一方法以明各字义训的文献依据。从总体上看,“二疏”引证材料基本相同,都有《说文》《广韵》《尔雅》《释名》《一切经音义》等字书、韵书、音义书,《诗经》《楚辞》《左传》《汉书》及诸子等传统典籍,毛传、郑笺、郭璞注、李善注、颜师古注等前人传注等,引用书目二者大体相当,但在具体词目的训释中所引材料之种类、数量则有所不同,训释详略亦有所别。总体而言,《疏义》引证材料较多,训释较详细。如,《释器》“甗、甗,甗也”条,《疏证》只引《广韵》《玉篇》《尔雅》《说文》《方言》所出现的“甗”“甗”“甗”三字为说,不免有断章取义之嫌,甚至有相互矛盾之处。《疏义》则先总说“此释破罌之名也”,再引《说文》《尔雅》《方言》《法言》《玉篇》《广韵》分别证之,并以案语说明三字之顺序,其训释更为可信。

《疏证》:《广韵》:“甗,罌属。”《玉篇》:“甗,甗甗也。”《尔雅》:“康瓠谓之甗。”《说文》“甗,康瓠,破罌也”,或作“甗”。《方言》:“甗谓之盍。”

《疏义》:此释破罌之名也。《说文》“甗,康瓠,破罌”,或作“甗”。《尔雅》:“康瓠谓之甗。”《方言》:“甗甗谓之盍。”《法言》云:“甗陶天下者,其在和乎?刚则甗,柔则坏。”《玉篇》:“甗,丘滞切,瓠壶也,破罌也。”“甗,丁弄切,甗甗。甗,器也。”《广韵》:“甗,罌属。”“甗,甗甗。”案:《玉篇》《广韵》皆“甗甗”二字连文,据此,“甗”当在“甗”下,疑转写倒误也。

7. 训释方法的比较

传统注疏方法灵活多样,“二疏”在对《广雅》条目进行训释时,除了采用引证古籍和前人传注的方法之外,也经常采用字形分析与考辨、考察语音以明假借、运用音同义近探求语源、因声求义、佐证方言俗语等方法,而且常常是多种方法综合运用。这是“二疏”训释方法的相同之处,不同之处是在具体的词义训释过程中,《疏义》虽也采用校勘、形训和声训之法,但更注重使用引证典籍与前人传注以证成己说;《疏证》则在采用校勘、形训与引证法的同时,更

注重“因声求义”方法的运用和理论的阐发。限于篇幅,在此以《释诂》“端,正也”条为例,并仅以“二疏”均有训释之“𨾏”“危”“质”“敌”“谏”“刑”予以说明。

《疏义》:𨾏者,《方言》文,郭注:“谓坚正也。”《玉篇》“𨾏,坚正也”,本郭注为义。危者,《管子》:“少者之事”,“先生危坐向师,颜色无怍。”颜延之《陶徵士诔》:“独正者危。”《广韵》:“危,不正也。”疑彼衍“不”字。质者,《春官·诅祝》取“以质邦国之剂信”、《月令》“黑黄苍赤,莫不质良”、《庄子·在宥》篇“而所欲问者,物之质也”、《汉书·梅福传》“质之先圣而不缪,施之当世合时务”,注皆云:“质,正也。”敌者,詹事兄曰:夫妇敌体。《左传》:“不当王非敌也。”或说“敌”古通“适”。《礼·檀弓》云:“哭之适室。”适室,正室也。……谏者,《周官》“司谏”注:“谏犹正也,以道正人行。”《荀子·臣道》篇:“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去,谓之谏。”刑者,《大雅·思齐》“刑于寡妻”,《韩诗章句》:“刑,正也。”《孟子·梁惠王》篇引此《诗》,赵岐亦云:“刑,正也。”古通作“形”。《淮南·原道训》“音者,官立而五音形矣”,高诱注:“形,正也。”

《疏证》:𨾏者,《方言》:“𨾏,正也。”郭璞注云:“谓坚正也。”危者,《论语·宪问》篇云“邦有道,危言危行”,是“危”为“正”也。质者,《士冠礼》“质明行事”,《月令》“莫不质良”,郑注并云:“质,正也。”敌,读为“适”。《大雅·大明》篇“天位殷适”,毛传云:“紂居天位而殷之正适也。”《士丧礼》注云:“适室,正寝之室也。”隐元年《公羊传》“立适以长”,何休注云:“适谓适夫人之子,尊无与敌也。”《杂记》“大夫计于同国适者”,郑注云:“适,读为匹敌之敌。敌、适义相近,古多通用。谏者,《说文》:“谏,证也。”《周官》“司谏”注云:“谏犹正也,以道正人行。”“正”与“证”通。刑者,《大雅·思齐》篇“刑于寡妻”,韩传云:“刑,正也。”《周官·大司寇》“以佐王刑邦国”,郑注云:“刑,正人之法也。”亦通作“形”。《淮南子·原道训》“官立而五音形矣”,高诱注云:“形,正也。”

8. 文字校勘的比较

《广雅》一直被视为研究汉魏以前词汇和训诂的重要著作,至清仍无善本可据,错、讹、脱、衍、倒乙等现象十分严重,对《广雅》旧有各本进行校勘是注释《广雅》必须做的基本工作和基础。乾嘉之际校勘《广雅》者颇不乏人,除王念孙、钱大昭外,卢文弨、钱大昕、段玉裁、刘端临、顾广圻等人曾先后对《广雅》

都做了校勘。^①

据王念孙《广雅疏证序》,《疏证》以各种明刻本互校,又采用影宋本以正明本之误,并旁考《说文》《玉篇》《集韵》等书,以正唐宋以来传写之误,所校明本讹误、错乱、脱衍的正文达 1000 多条,具体分为“字之伪者五百八十,脱者四百九十,衍者三十九,先后错乱者百二十三,正文误入音内者十九,音内字误入正文者五十七”^②,皆随条补正,大多精确可信。

如,《释诂》“爰、暖、愠,愁也”条,《疏证》校曰:

各本“愁”下俱脱“志”字,自宋时本已然,故《集韵》《类篇》“暖”字注并云“一曰愁也”。案:卷四云:“憊、慍、秋,愁也。”“愁”义自见卷四,不当於此卷内重出。考《众经音义》卷九引《广雅》“愠,志也”,又“爰”“暖”“志”三字,诸书皆训为“志”,今据以补正。爰、暖者,《方言》“爰、暖,志也。楚曰爰,秦晋曰暖,皆不[欲]磨而强答之意也”,郭璞注:“谓悲志也。”又“爰、暖,哀也”,注云:“暖哀而志也。”《广韵》:“暖,志也。”《玉篇》:“暖,恨也。”“暖”与“爰”同。引之云:“《楚辞·九章》‘曾伤爰哀,永叹喟兮’,‘爰哀’犹‘曾伤’,谓哀而不止也。”《方言》云:“凡哀泣而不止曰啞。”“爰”“暖”“啞”,古同声而通用。《齐策》“狐啞”,《汉书·古今人表》作“狐爰”,是其证。王逸注训“爰”为“於”,失之。愠者,《玉篇》:“愠,志也。”《众经音义》卷五引《仓颉篇》云“愠,恨也”。《大雅·緜》篇“肆不殄厥愠”,毛传云:“愠,志也。”愁者,《秦策》云:“上下相愁,民无所聊。”谓上下相志也。《方言》云:“愁志愤愤,毒而不发。”

又如,《释诂》“乾,君也”条,“官”字下曰:“官”,各本讹作“官”,唯影宋本不讹,官与长同义,故皆训为君。再如,《释诂》“黜,忘也”条,《疏证》曰:“黜”,各本讹作“黜”,唯影宋本、皇甫本不讹。《方言》:“黜,忘也。”《说文》云:“黜者,忘而息也。”《玉篇》云:“黜然,忘也。”

据翁方纲、阮元等人的书札及诗文题跋记载,钱大昭在撰写《疏义》之前,曾以明吴琯《古今逸史》本为底本对《广雅》作过校勘并有校本。^③今钱大昭《广雅》校本虽不见传,《疏义》中多有关于《广雅》各本文字异同讹脱的校语。如,《释诂》“栖,鼓也”条,“栖”字下注有:“旧本‘栖’讹从‘手’,字书无此文,今

① 江庆柏:《广雅批校本考略》,《文教资料》,1986年第1期。

② 王念孙:《广雅疏证》,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页。

③ 丁喜霞:《未刊稿抄本〈广雅疏义〉成书与流存考略》,《中国典籍与文化》,2014年第4期。

订正。”又“𦉳”字下校曰：“𦉳者，字当为‘棧’。”“嵯峨，高也”条，“即”字下注有：“‘即’从‘卩’，旧本讹从‘邑’，今订正。”《释器》“甗、甗，甗也”条，以案语说明：“《玉篇》《广韵》皆‘甗甗’二字连文，据此，‘甗’当在‘甗’下，疑转写倒误也。”又如，卷6“摇”字下校曰：“旧本‘摇’下有‘亦唼反’三大字。案：此三字‘摇’字之音切也。‘唼’当作‘啖’，传写者讹为正文尔，今订正。”又“旅”字下：“案‘旅，众’已见《尔雅·释诂》，必不复出。疑‘族’字之讹。《庄子·养生主》云‘族庖月更刀’，《释文》引崔譔注‘族，众也’。”^①

9. 佚文辑释的比较

“二疏”均辑录有《广雅》佚文，但所辑佚文数量及注疏情况不尽相同。据刘扬统计，《疏义》共收录《广雅》佚文40余条，52字；《疏证》收录佚文100余条，147字。^②

《疏义》将所辑佚文置于该词条所疏词目之后，并以“今无此文”作为所辑佚文的标志。如，《释诂》“𦉳，多也”条，在训释完该词条所有词目之后辑补“狗”“趁”“𦉳”三字，并言：“《文选·魏都赋》注引‘狗，多也。’‘古侯切。’又《景福殿赋》注引‘趁，多也。’‘纸移切。’《集韵》‘𦉳，邱其切’引‘𦉳，多也。’今俱无此文。”又如，《释诂》“修，治也”条，在训释完所有词目之后辑补“垦”“等”二字，并言：“《文选·海赋》‘垦陵峦而崱嶭’，注引‘垦，治也。’《一切经音义》引‘等，治也。’今俱无此文。”再如，《释诂》“繁，重也”条，在对该词条所有词目训释完之后辑补“猥”字，并言：“《魏都赋注》引：‘猥，众也。’今无此文。”另如，《释诂》“擻，成也”条，在训释完该词条所有词目之后辑补“造”字，并言：“《一切经音义》二十二引：‘造，成也。’今无此文。”且对所辑补佚文不予训释。

《疏证》所辑佚文，明其次第者则补于词条中，如，《释诂》“假，至也”条，在“碍”字后补入“艾”字；《释诂》“闲，法也”条，在“楷”字后补入“模”“品”二字；《释诂》“愍，忧也”条，在“愁”字下补“患”字；“剖，分也”条，在“劈”字下补“擘”字等。次第无征者，则附于词条后，如，《释诂》“道，大也”条末补录“浩”“滂”二字；《释诂》“聆、听、自、言、仍，从也”条末补“循”字；《释诂》“𦉳，满也”条末补“填”字；《释诂》“邈，远也”条末补“务”字；《释诂》“拌，弃也”条末补“拨”字；《释诂》“躔，行也”条末补“趁”“蹈”二字等。且对所辑补之字全部予以训释。

五、“二疏”比较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一) 突显《疏义》价值，客观评估“二疏”学术地位

利用计算机和数据库技术建立“二疏”关系数据

库，并以此为基础对《疏义》与《疏证》进行文献学、训诂学等多层面的比较研究，首先，突破了学术界长期以来重《疏证》轻《疏义》的研究现状和“二疏”分别独立研究的旧有框架，也将湮没已久的《疏义》的内容和特点呈现于世人面前，便于深入“二疏”的内部世界，全面认识“二疏”在校勘、训诂等方面的优长与不足，突显《疏义》的研究价值，丰富雅学研究的成果。其次，对于复原清代《广雅》注疏研究全貌，建构清代《广雅》学研究的基本框架，总结清代训诂学的研究成就，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再次，有助于打破学术界长期以来形成的唯《疏证》独尊的研究局面，有助于纠正《疏证》价值远高于《疏义》价值的认识偏误，对于客观评价“二疏”的研究价值及其在雅学史和训诂学史上的地位，提供可靠的数据和材料。

(二) 革新研究方法，提高研究的精度和效度

“利用计算机数据库技术、全文检索功能可以补人脑之所不及，快速提供精确的穷尽数据基础，从而将人力从材料的蒐集中解放出来，使学者能萃精力于材料的推绎和诠释”，“甚至依赖于研究设计者制作的知识库和计算规则，计算机可以对查询的材料进行一定程度的分析和整合，提供精确的类似初步研究的成果，供研究者深入讨论。”^③因此，运用数据库技术对《疏义》和《疏证》进行多层面的比较研究，与先前的手工处理材料和“二疏”分别独立研究相比，不仅可以“将计算机对语料的形式化处理，和专家对语料的分析判断结合起来，充分发挥计算机和人的各自的特长”^④，为开展《广雅》注释书的全面的比较研究提供极大的便利，还可以帮助研究者更深入、全面地发掘“二疏”固有的字词解释与文字校正等方面的异同；同时，还有利于发现新的问题，开拓研究者的研究视野，启发研究者从多个层面立体研究《广雅》注疏研究的相关问题，使许多似是而非、见仁见智的问题变得清晰明了，从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避免研究结果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当然，“计算机不能代替人文研究，但它可以弥补人脑之不足，可以提供多样、快速的检索和资料的比照，提供穷尽性研究的数据基础，缩短研究的周期，提高学术的精度，这对改变传统的‘手工作坊’式的学术研究模式

① 徐复主编：《广雅诂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49、258页。

② 刘扬：《〈广雅疏义〉钱大昭案语研究》，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38页。

③ 于亨：《计算机与古籍整理研究手段现代化》，《古汉语研究》，2000年第3期。

④ 尉迟治平：《计算机技术和汉语史研究》，《古汉语研究》，2000年第3期。

的意义是巨大的。”^①

(三)为人文学术研究的数字化提供借鉴

充分重视语料的数字化和数据库建设,熟练运用计算机和数据库技术进行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是人文学术研究的发展趋势,而将纸质问献转化为电子文献,是信息时代人文学术研究的基本建设。对《疏义》和《疏证》文本进行数字化处理,不仅便于学术界广泛利用该资料,而且能够使传统语文学资源具有更长久的学术价值和生命力。关于《疏证》的研究已经取得丰硕成果,但对《疏义》的研究和清代《广雅》注疏研究的整体面貌至今还比较模糊,有必要对以往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进行重新思考。“传统的人文学术研究有悠久的传承和丰硕的成果,而数字化的人文学术研究则刚刚从其中蜕化新生,有许多理论、方法和课题有待探讨解决。”^②建立“二疏”关系数据库,并以此为基础进行“二疏”比较研究,就是基于对《广雅》注疏研究现状的反思,为探讨将文献学、训诂学这种古老的、传统的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方法与现代信息科学相结合的研究途径所做

的一个尝试,希望能够弥补以往对《广雅》注疏研究的不足,进而对清代《广雅》注疏研究的整体面貌能有较为真实、全面的认识。同时,也希望能够进一步丰富人文学术研究的数字化语料和促进数据库建设,为人文学术研究的数字化提供借鉴。

此外,《疏义》与《疏证》在释词范围、释义详略、引证材料等方面多有相互补证之处,综观“二疏”所释词义,有利于准确解读《广雅》,使《广雅》真正发挥词典的功用,同时,也可为训诂学和汉语词汇史研究提供丰富的材料,为语文辞书的编纂和修订提供帮助。综合“二疏”的引证和训释,参考二者的校勘成果与佚文的辑录,也可以摭拾《广雅》佚文,校正《广雅》传本的讹脱衍误,有助于恢复《广雅》原貌。

① 于亨:《计算机与古籍整理研究手段现代化》,《古汉语研究》,2000年第3期。

② 尉迟治平:《汉语信息处理和计算机辅助汉语史研究》,《语言研究》,2004年第3期。

(责任编辑 焦薇缜)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Guangya Shuzheng* and *Guangya Shuyi* Based on Database

DING Xi-xia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Henan, China)

Abstract: *Guangya Shuzheng* written by Wang Niansun and *Guangya Shuyi* written by Qian Dazhao is the masterpiece of the study of *Guangya* in the Qing Dynasty, which has great significance in summarizing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Qing Dynasty exegesis.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stylistic rules and layout and the collation of the two books. The definition of the word meaning is basically the same. It's difficult to divide in the richness of the citation materials and the accuracy of interpretation. However, due to various reasons, the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Guangya Shuyi* is seriously inadequate, and its content and value are not objectively recognized. On the basis of the relevant research status and comparability, and by discussing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a comparative research of *Guangya Shuzheng* and *Guangya Shuyi*, this paper tries to build a relational database, in order to make up the shortage due to the time-honored preference of *Shuzheng* to *Shuyi*, to recover the real shape of the appearance and overall appearance of *Guangya*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correct the cognition bias that the value of *Shuzheng* is much higher than *Shuyi*. In so doing we can provide a reliable material basis for evaluating objectively the academic status of them, and reference for the digitalization of humanities academic research as well.

Key words: relational database; *Guangya Shuzheng*; *Guangya Shuyi*; Yaxue